



乘风破浪

草明



乘 風 破 浪
草 明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是作者草明繼“原动力”、“火車头”之后又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書中故事发生在 1957、1958 年間我国的某鋼鐵基地上。它以一个炼鋼厂为中心，通过从整风前后到大跃进的一系列事件的描写，反映出鋼鐵战綫上宏伟的战斗图景，和現代化鋼鐵联合企业中复杂的矛盾斗争。

作品着重描写的先进工人李少祥的形象，突出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忘我劳动、謙遜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另一重要人物厂长宋紫峰，則集中描写他在整风中克服驕傲自滿、怎样和群众相結合的过程。其他如忠心耿耿的老工人刘进春，从落后到轉变的工人易大光，立場堅定、坚持原則的邵云端，正确体现党的政策路綫、作风深入的陈家駿等，作品从思想、劳动和爱情等多方面，刻划出他們性格，用多样而鮮明的形象，构成眞实的生活图画，及时反映了当前的现实。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2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字數 310,000 開本 850×1168 裱 $\frac{1}{32}$ 印張 $13\frac{13}{16}$ 插頁 4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50,001—100,000 册

第一章

浓烟弥漫，染黑了兴隆市的上空。忽然，西边浓烟深处冒出了一团红光，冲破了黎明前的黑夜。于是，盼望天明的小鳥兒唱起来，准备迎接太阳。但是不久，红光消逝了，太阳并没有出来，小鳥兒受騙了，这片红光不是初升的太阳，而是兴隆鋼鐵公司的炼鉄厂在深夜里按时出鉄，鉄水的紅流映紅了半边天。

青年炼鋼工人李少祥也在这时醒了，睁眼看見这片紅光，知道他大哥正在出鉄呢，因为大哥他們的高爐是位在頂西边的。但是他这时关心的并不是出鉄，他关心的只是天亮，天亮了他好去会六年沒見面的小时候的女朋友小兰。看看手表，才四点钟，却怎么也睡不着，只願在炕上翻身。李大娘知道兒子就是能睡觉，不叫他不会醒，今兒个怎么直在炕上翻騰？她半閉着眼睛装做睡意正浓的模样兒，喃喃地說：“才多半夜就醒了，明天不是休班么？北京开了几天会，又坐了趟火車，身子不累？”

李少祥只装沒听见，因为他脑子里装滿了关于小兰的事兒，生怕別人闖了进去。自从昨天看見她以后，他才想起自己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个对象，怪孤单的。他又想，小兰这回打乡下出来，单单为的是他。总之，他越想越美滿，把脸从左边轉到右边，又从右边轉向左边，可是不管换个什么姿势，也驅不散心中的兴奋。忽然他想起了小兰昨天对他的冷淡的面

孔，象被誰澆了一盆冷水似的，心兒都緊縮起來。是的，六年不回去看看人家，又不主動給人去封信，這怎麼說得過去？往事一幕一幕在他心頭重演了。

原來少祥和她是在山東海濱的一個小鄉村里長大的。那兒是老解放區的邊沿區，常和敵人打拉鋸戰。少祥父親是地方上的村支部書記，小蘭父親是個漁民，原先家道都很窮。全國解放以後，大家的的生活才安定下來，小蘭父親也加入了漁業互助組。小蘭十二歲那年，有一回去趕海，被大孩子們欺負；李少祥已是十六歲，當上了民兵，那天正好值班，看見了，就把孩子們驅散，給小蘭解了圍。以後他倆常在一塊兒玩耍。小蘭長到十四五，知道害羞，不好意思找他。但是大伙碰到一塊，她看見他時，總是很高興；他也目不轉睛地盯著她。一九五二年，李少祥十九歲那年，他響應擴建興隆鋼鐵基地的號召，便離開了老家。少祥因為走的很急，臨離開鄉下的頭天下晌，才悄悄地約小蘭到海邊一片冷靜的角落來。他為什麼要約她單獨會面，他準備和她講些什麼？他還沒有好好地想過。小蘭呢，根本不知道他要走，玩皮地拉着他，讓他和她一塊兒撿拾貝殼。天空是很平靜的，但是海面上無風三尺浪，從望不見邊的海面上推到海岸邊來的波瀾，一個緊接一個，一個比一個高，它們象角力打滾的孩子們，在那兒歡樂地認真地嬉戲。要不是明天要走，他真想拉着小蘭滾到浪花里，和海波一塊兒歡騰耍鬧。

“于校長打城里來了幾個朋友，他們稀罕這玩藝兒。”小蘭彎腰拾起了一個花貝殼，高高地舉到李少祥的鼻尖下面。她比他顯然矮一個腦袋。

“小蘭，你坐會兒，五哥有話要和你好好講。我要走啦。”這個沒離開過鄉土的人，還沒有嘗過別離的苦；眼下無論如何，小蘭還在他身邊哩。

“你上哪兒嘛，又跟大娘上你舅舅家么？”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漫不經心地問，眼睛还到处望，一心想搜尋貝壳。

“上兴隆市，那兒淨出鉄；我要去当工人，和我大哥一样。”

“我不信，誰領你去？唔，你只会当民兵，抓特务，連魚都不会打，种地瓜也种不好，还上城里去打鉄呢！”她和往常一样淘气，因为她只有本事奚落一个象他这样心地忠厚和爱护她的人。

“小兰，你不要瞧不起你五哥。我不会打鉄，不能学么？有两只手，愁学不会？我学会了，家来时給你媽打个鉄炒瓢，好么？”

小姑娘突然感到有点兒凄凉，噘着嘴說：“你多会儿回来？你走了，那么我呢？”那时她的想法是朦朧的，既不是想跟他走，也不是不讓他走；只是想起以后沒有体己的人找自己在一块兒玩，觉得很难过。

少祥并不觉得她的問話突然，不慌不忙地答道：“你跟着你媽好好干活嘛。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看你。是刘叔回来領我去的，我就是跟他学的徒，他說，他明年帶我一块兒回来；不回来我媽要想我的。”

小兰沒有听見他回答的是什麼，只眯縫起眼睛呆呆地盯着海面。她作夢似的幻覺着少祥已解下一只小艇，扯起小白帆，冲着汹涌的波涛向海中心駛去。越駛远白帆就越小，駛到海中心，那兒夕阳正照得海面点点閃出金光，小白帆也就被淹沒在一片金光里。她着了急，狂奔去追他，可是海水象一层松軟的棉花。她在那上面簡直走不快，她急得只顧掉眼泪。

“看你，象个小孩子，哭什么呢！明年这个时候五哥就要回来的。”他放下卷起的袖子，替她擦眼泪。

小兰象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掉了泪。她連忙用自己粗

糙的手背揉着眼睛，不好意思地强辯說：“誰哭來着？是風刮的。”

少祥細細听听，哪來的風呀，分明是她哭哩。看見這姑娘的淚，他才感到心里有點酸楚，一時傻了眼，不知道怎樣安慰她好。

“明年五哥回來，你要帶點什麼？”他沒有等她回答，已給她打好了主意，說：“給你扯點花布做件衣裳好不好？”

小蘭搖搖頭，過了半晌，說道：“你買兩本書回來，教我認字，我好給你寫信。”

“書，文化館有的是。你不是也認識那校長和那些教員么？叫他們教你。”

“不，我要你教嘛。”小蘭又恢復了用淘氣的聲調對他說話。

少祥象個哥哥似地望望她，連忙安慰她說：“哦，我教，我教，可是，我還沒寫過一封信呢。”

靜默了一會，小蘭又想起什麼，說道：“人家說，城里人——”可是她沒有說下去，只低頭嘻嘻笑了兩聲。

少祥老老實實地等她說，等了一會，焦急地問：“人家說城里人怎麼樣？”

小蘭害羞地偷看了他兩眼，又笑了兩聲，看見他那付憨厚和善的笑臉，就大着胆子說：“人家說城里的水和鄉下的不一樣，人們喝了城里的水，就不喜歡鄉下，只喜歡城里，把鄉下忘記啦。”

少祥一听着了急，分辯道：“你五哥才不是這樣的人。城里的水我喝上十担、一百担，也不會變心。你不信，你等着看。你這小姑娘，淨把小心眼看待你五哥啦。”他急的直嚷嚷，簡直在起誓。他的認真，倒把小蘭吓了一跳，她忙安慰他說：

“我是听别人说的，人家没有说是你呀。”她心里是高兴的，从这句话里，她起碼觉察出自己在他人心中所产生的力量。她虽是个未成年的姑娘，还不懂得恋爱，但已具备了少女们对于爱情的敏感了。

晚风，带着海水散发出来的温暖，把渔船一群一群地送回来。海滨热闹起来了。迎着渔船的老人、儿童和妇女帮着拍筐拉网，欢笑声和海浪拍打海岸的声音混成一片。近处，海面灰暗迷蒙，远处，却映着落日的暗红色，那绚烂的金光随着波涛的起落，闪耀着夕阳的美丽色彩，少祥千百次欣赏过这美丽的景色，可是百看不厌。这个不惯幻想未来的人，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块地方，也陷入了迷惘的沉思里了。

小兰倏地站起身来，惊恐地小声说：“我爹的互助组回来了，我要去接他。”她低头咬了咬嘴唇，扭身就跑了。

晚饭后，李大娘抱怨她的小五子说：“上哪儿去了？想领你看看叔叔大爷的，到处找你找不着。”

“和小兰玩去啦，明天我走了就看不到她了。”少祥把脑袋搁在母亲肩上，等着她的同情和安慰。

“我这么个小毛丫头，妈又不能帮你把她娶过来。”母亲半真半假地说。

少祥急了，霍地扭转身子坐到母亲对面，搖她臂膊说：“谁要老婆，我到老也不娶。”

母亲姑息地笑了，说：“你不要老婆，妈可要媳妇哩，傻孩子。”

少祥抬起了头，认真地对母亲说：“一定要我娶，我就娶小兰。”

“那小姑娘倒也勤快懂事，只是太小啦。你十九，她才十五，长的又矮小，娶过来顶啥用？唉，等你满徒再说吧。”

第二天，小兰在李家的小巷等了半天，看见李大娘提着小包袱送儿子进城。她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地上前嚷着说：“大娘你上哪？我跟你去。”“来吧，一块儿走。”少祥的二哥体贴地招呼她。她过细一看，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少祥那残废的父亲和一些老头子、老太太，都簇拥着老工人刘进春，李少祥跟在后面，从巷口出来。后来少祥抢前一步，搀扶着父亲，劝他不要往前走了，老人家扎撒着胡子，控制着眼泪，只是不说话。少祥忽地扑在父亲肩上，悄悄地淌了几滴眼泪，然后扭头急急地跑向前去，迅速把老人们拉在后面。老太太们擦着眼泪，都劝残废的老人回去。李大爷被同伴扶着，也就毅然别过刘进春往回走，并且装得若无其事地安慰众人说：“乡下人去建设祖国，工业化，这是好事，少祥他们这些孩子会好好干的。”

少祥急步走在前头，拿袖子擦干了眼泪，他脑子里展现的那片大的铁工场代替了父亲的形象，代替了海滨的乡村，想到那未可知的高炉和平炉，这个年轻人充满了新奇的快乐，把离愁一古脑儿抛到脑后了。他到了车站才看见小兰。小兰没有捞着机会和少祥说什么，因为全区一共去了五个青年，一色青年团员，区的团委书记还对他们讲了话。小兰一直跟着李大娘，并且和她一样，眼睛从没离开过少祥。因为少祥是和集体走的，很红火，喜气洋洋，小兰并不觉得难过，火车开了，她直和少祥招手。看见大娘掉眼泪，她还劝慰她，小心地扶她回家。但是，越到下晌，她越发沉闷。一直到了傍晚，她自个儿摸到昨天和少祥玩的地方去，呆呆地坐在昨天坐过的那块岩石上。她忽然觉得自己昨天忘了对他说很多话（虽然她想对他说什么，她是不知道的），终于伤心地哭起来，边哭边呼唤“五哥”，哭够了才回家去。

整整盼了一年，少祥没有回故乡来，只捎回来过几本小人

書。她想他想坏了也不敢对別人提。但是她还是常去看李大娘，并替他們一家大小納鞋底。后来她上学了，認識了几个字，更是日夜盼他来信，——沒有盼到，只是从老人嘴里，知道他一点消息。随着年齡的增长，她更思念他，以致她母亲給她提亲，她都一口拒絕了。到她十八岁那年，李大娘奔少祥去了。老人家走时，沒对她說下半句什么，只順口叫她去兴隆串門子去。她觉得自己失了依靠，已經完全絕望了。她断定少祥到了城里，当了工人之后就看不起她。她小学毕业后曾經帮助文化館工作一个时期，看了很多小人書和画报，約略知道祖国工业建設的重要性和飞跃的发展。这个海滨姑娘的心早已飞騰到那些巨大的工厂里了。她二十岁那年春天，高兴地从画报上看見少祥的象片和他的先进事迹。“啊，怪不得，他当了模范爐长了，心中哪还有我？啊，整整五年了！”到了年底，她大着胆給他去了封信，問他兴隆市招不招收女工。少祥回信只劝她不要干这行道，叫她干輕巧的，别的什么也沒有說。她为他的冷淡痛哭了一場。可是她不服气，憑一个远房叔伯兄长的帮助，决心到兴隆投考技工，要实现漁民女兒当上鋼鐵工人的志願。

李少祥呢，自从奔这个城市来以后，被分配到炼鋼厂去学炼鋼。新的生活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他，以致他連一天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崗位回去看小兰和故乡。每到农忙时，李老大娘总是回老家帮助她的二媳妇，順便把李少祥的消息帶給小兰。初冬回来时，也少不了装满一口袋一口袋的地瓜干、胶东小米，和带来了这个海滨姑娘的消息：“啊，真是个好姑娘，里里外外，什么活都拿得起来。她媽好几回劝她找婆家，她說非要把小学念完，考个师范不行。”“小兰小学毕了业，考不上师范，人家給她介紹了个小学教师做对象，她硬不肯，立心要进城当

工人哩。”这些话李少祥当然听在心里。一九五六年年底，忽然接到了小兰一封信，这曾经引起他很大的希望，但是她的信里只问兴隆市要不要招收女工，别的二话不提。这个直心肠的炼钢工人便按着自己的主观见解回信告诉她：“这兴钢的活都是男子汉干的，妇女走进去头也会发晕，不用说干活了。几间新建的轧钢厂有自动化设备，可是那兒的女工结了婚，怀了孩子便不能再干了。”他又说，轻巧的活兒这兒只有一家被服厂，但是名額已滿，他劝她来投考护士学校，并盼她千万来兴隆玩玩。誰也沒有想到这封短短的信却激怒了一个满怀壮志的打渔姑娘。

小兰到了兴隆，曾經写过一封信給李少祥，信落到青年工人小魏的手里，他順手放在作业服的裤袋里，随后也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記起来时，作业服已經拿去洗了，信当然沒踪影。少祥知道这事后瞪了他两眼，但也无可奈何。他听說是本市来的信，以为一定会来第二封，所以也不大介意。

小兰等呀等呀也不見少祥来看自己，便断定他已变了心。一生气，便不再給他写信。但是兴隆市只有这点大，日子长了，熟人还有碰不着之理？昨天少祥从北京回来，一出火車站正好碰見小兰，这一見倒不要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遇見小兰以后，他的情緒起了剧烈的变化，好象有人把他的魂勾走了似的，又好象有誰惹了他，心里着了恼。問良心，这几年来他虽然想她，但也沒有具体想到要和她怎么样，只是昨天，真討厭，一切都变了。她怨恨地瞪他一眼之后，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欠了她好大一笔債；她这一眼，比千言万語还有力量。

昨天是这样的，有人叫她一声，一看是少祥，小兰惊喜地和他打招呼：

“啊，五哥——”她馬上羞赧地改口道：“啊，你不是李少祥

同志么？”她违反了自己的意志，竟柔順地把手递过去。

这个瘦弱的小兰，变得高大多了，丰满了，短头发变成两只大辮子。过去那付怯生生的神态消失了，眼睛却增加了倔强果断的光輝。整个来说，她比过去漂亮动人，同时却增加了一种从前沒有的叫人敬畏的神色。不知道为什么，他握住她的手以后，根本就沒有准备放开；人也发呆了，只用短促的声音叫了一声“小兰”，便半句話也說不出来。小兰望望周围，用力把手抽回，并怨恨地瞪了他一眼，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眼睛可望別处去了。我們常常看見那些沒有离开过母亲的幼兒，根本不知道母亲的意义在哪里；但当他和母亲分开过一个时期又重新見面时，他就半步也不放开她了。——李少祥現在的心情，仿佛就是这样。“你收到我的回信了吧？”想了半天，他才找到这样一句話。車站周圍熙熙攘攘，但他的眼里除了小兰之外，什么也沒有看見。一部推行李的小車挨他身旁輾过来，他根本沒有注意，以致小兰一急，顧不上自己还生他的气，一把拉他躲开一步。

“什么时候的回信？”小兰生怕自己錯怪了人家，赶快問。

“去年年底的唄。”

小兰看見他不提最近的信，自己也不便提，只順着他的話，用反問的口气回答他：“不是收到你的信，我怎能进軋鋼厂的技工訓練班学习呢？”

“啊，你真的学了軋鋼？”他惊异地叫道，两道好看的、老是挂笑的嘴角簡直扯歪了。

看見他惊詫，小兰才有点高兴；但是尽量忍耐着，只点了点头。李少祥又找不出話来，过了一会，他拉起小兰的手說：“走，到咱們家去，我媽可想你啦。”

小兰忽地紅了脸，低了下头。她听了这句話心里甜滋滋的，

她这时原谅了他，并且羞得没有勇气看他那双热情的、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脸面的眼睛。她觉得他比以前壮实多了，举动也稳重多了，也许是刚从北京回来的缘故吧，全身收拾得很整齐。只是脸上那股憨厚、热烈的神彩，一点也没有改变。她这一红脸，倒使李少祥勇敢起来，催促她说：“跟我一块儿回去。”

“啊，不能——”她又装起平平淡淡的樣子說，“我回去馬上得吃晚飯，吃完晚飯要開團小組會哩。”

李少祥又束手无策，放开她的手，想了一想，問道：“明天我休班，你是星期天，咱們一块兒到公園玩好不好？真的，几年不見面，好多話要說一說。”

听到这里，小兰皱了皱眉，恢复了开头时的那种口气回答他：“有什么好談的！好吧！万一我没工夫，就以后再說。”

“不，一定来吧，九点半我在公园假山的入口处等你。……”

他借窗外的蒙蒙亮光偷看看表，才五点半鐘，天啊，到九点半还有四个鐘头呢！好容易盼到天大亮，他下了炕便催着母亲做飯吃。吃完了飯，他穿上了那套他最喜欢的蓝卡几布制服，梳了梳往上豎的头发，便准备出門去了。

“你要上哪？”李大娘問道。李少祥是从从来不扯謊的人，而且他也万万沒想到說了真話会有什么麻煩，便照实答了：“和一个朋友約好到公園玩。”李大娘高兴地一手揪着他的袖子，說道：“太好啦，你大哥今天也休息，你們兄弟俩从来也沒有碰在一个白天休息过，咱們全家也上公園玩玩去。”

这个孝順的年輕人作難了，不答应吧，母亲却是第一回兴致勃勃地要和两个兒子上公園散心；答应呢，自己和小兰已有了約会。和她八字還沒有一撇，拖着这么大家子人，两个人兒怎好談心呢？他靠着門，站着不动，嘴角虽然还挂着笑，眉梢

却輕輕鎖起來。不過他又轉念想道：“今天談不成，讓媽和大哥見見小蘭也好，好讓她以後常上咱家。反正媽本來就喜歡她。”主意打定，便催着母親說：“那就快点吧，遑老帶少，走到火車站就得一個鐘頭。”

“急什麼呀，又不是去相親。”母親不知道兒子的心事，笑吟吟地說，“你招呼小妮他們穿衣服吧。”

不出少祥所料，快八點才算走出了家門，到公園大門口已八點三十分了。他不由分說，領頭帶路，但是在公園門口兩個小孩站在賣冰糖葫蘆的前面就不肯走了，少祥急忙掏錢，一人給买了一串，又催着大家往前走。

東北的春天來的遲一些，四月末，正是桃杏花還未全落，櫻花盛開、柳樹吐綠、嫩草發芽的時節。這兒春脖子短，人們為了珍惜難得的春光，都從家跑出來，今天又是星期天，游人就特別多了。老人家已兩年沒來這兒，今天領着兒子、孫子來游逛，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她又看見不少老头子、老太太也來閑逛，便怨悔自己怎麼不多來幾趟。她要在路旁的椅子上坐坐，瞅瞅公園的開闊的氣勢；少祥却勸母親且往里走，說那里頭有個很好的去處。好容易把母親勸起身，兩個小孩走到大招貼畫面前就又不肯走了。少祥連拉帶扯，又把大家領着往假山走去。但經過噴水池旁時，小妮說什麼也不肯走了，圍着噴水池只轉圓圈。李少祥看看已到九點了，急的沒法，說好說歹，干脆左手抱一個，右手拖一個，毫不動搖地直向假山進發。李忠祥其實沒有睡好覺，只是不肯拂母親的意勉強跟了來。到了公園，看看風光的確不錯，有開闊的草坪和花坛，有高大茂密的楊柳樹，近處有逍遙湖，遠處有小山環抱。游人中有一雙一對的，有扶老抱幼的，還有成班的学生或成群結隊的工友，有靜坐釣魚的，有吹口琴的，……大家都悠閑快活。這時，

他仿佛觉得自己刚离开了千度高温的高爐走进仙境似的花园里。他希望慢慢逛逛瞅瞅，不禁抱怨心情急躁的弟弟道：“逛公园就是逛公园，又不是搶着出快速炼鋼！”

“这兒算不了什么，前面有好地方，跟着我走沒錯。”少祥抱着侄子急步往前走，走到假山入口处，他把老的少的安頓下，才算安下心来。

假石山在逍遙湖东边，比較僻靜。这假石山，是由鉄渣和石头砌成的，有小树，有供觀賞用的小木亭、木桥、木船，水里还有水草和魚。两个小孩一見着了迷，围着假山团团轉，高声叫嚷，对着那些小型的亭台樓閣指手划脚。

逍遙湖畔和假石山周围开滿了花朵。

李少祥斜斜躺在草地上，用左肘支起脑袋，眼望着一棵櫻桃树在出神。这棵櫻桃树一点也看不見小枝桠，全給花朵綴滿了。櫻花本来是粉紅色的，不知是因为盛開的緣故变白了呢，也不知是淡淡的粉紅色在一个炼鋼工人的眼里已显不出顏色来还是怎么样；李少祥覺得它們全是洁白的，洁白得簡直象在隆冬时，枝桠上綴滿的沉甸甸的霜花一样。这几株丰盈的櫻花树正栽在假山的入口处，他尽盯着那兒，已經有半个多小时了。他借着換右肘的机会，趁勢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他的小侄女小妮兒有时在他身旁跳来跳去，有时簡直騎在他大腿上当作騎牲口。他只是微笑着，任她撥弄，沒有理睬她；偶尔被她长呼短喚地纏不过，只在喉嚨里漫应一声，眼睛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假山的入口处，暗暗想道：“都十点鐘了，还不来。”

“五弟，你怎么把咱們領到这块人不知鬼不到的地方来？咱們好容易全家連老帶少的出来逛逛公园，湊湊熱鬧呀。咱們又不是記者和艺术家，拣块清靜地方来听听鳥兒唱歌。”李

忠祥向弟弟逗趣說。但是說實在的，当他轉着眼珠子瞅着这块幽靜美丽的地方，花枝和嫩綠的小叶兒都仿佛对他微笑时，他也就不觉高兴起来。

李少祥几乎沒有一点反应，过了一小会，才慢声慢气地答道：“你說的又外行啦，大哥。哪兒人多，記者和作家才往哪兒鑽哩。”“也对，你和我都听慣鋼水和鉄水的咆哮，机械的叫喚，这陣賞賞花，听听鳥唱，倒也滿省心的。”李忠祥說完，打心里笑出声来。老大这个人倒是从来沒有虛情假意地笑过的。

老母亲掀开籃子盖，为兒子和孙兒們打开一包点心。她也注意到自己的小兒子今天特別不爱說話。她很清楚，少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即使晚上睡着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是挂上笑容的；今兒个不爱說話，就說明他心中有事了。她也知道在这样的時候，誰也不要惹他，一会儿，他心中的悶气就悄悄地过去了。刚才看見老大逗他，她有点耽心；現在听見老大的口气緩和了，她便放了心，接上說：“这块地方滿好，到公园来就为給你們解解乏嘛。来，吃点东西吧。”

除了小孙女和小孙子立刻向奶奶扑过去之外，两个兒子劲也不劲，都在各想各的心事。老大李忠祥看見这些美丽的花朵，心里一陣高兴，禁不住想起他們的“鉄牛”来。这几乎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心中一快活，就立刻想到自己的那个高爐。他核算着他們的高爐这个月大概又可以超产鉄水达百分之三或者百分之三点五。但是一想到炼焦厂供給他們那样碎屑的焦炭，不觉又气的咬着嘴唇，把手中那块小石子扔得远远的，恨恨地自言自語：“要是焦炭都按規格，我們保險可以再超額百分之一。”

“还可以超額百分之百呢，反正炼出来的鉄水硫有多高你們也不管，只管自己超額完成任务，別人的平爐泡坏了你們不

心疼，这有啥好說！”李少祥故意給了哥哥一句，眼睛仍然望着那个地方。

“小五子呀，哥兒俩一个人一个厂，誰碍不着誰，你怎么老和老大过不去？”李大娘批評小兒子說。

“媽，你真是，”少祥无可奈何，急着解釋說，“我們炼鋼用的是他們的鉄水，他們光顧自己增产，就不管鉄水質量好不好，到头来就坑了我們；我們對他們提的意見老鼻子了，他們的本位主义可就不改。”

李忠祥只是微笑着，認為再解釋，母亲也听不懂；他的意思是：他們鉄水硫高是合法的，刘厂长也同意的。为了換一換話題，他笑着說：

“我以為你在想哪家的大姑娘呢，誰想你还在琢磨厂里的事兒。”李忠祥断定弟弟為戀愛問題煩惱，取笑了他一句，隨着一陣大笑，然後伸手過去接他母亲遞給他的蛋糕。他确实知道弟弟在厂里是个著名好脾气，最能團結別人的小伙子。對同伴从不要态度，只有在父母或哥哥姐姐面前，偶尔耍个小脾气。这都是母亲慣他的，全家人看着只覺得好玩罢了。

母亲忍住了笑，也遞給小兒子一块点心，隨後嘆着气，試探着向兒子們說道：“我看那个小刘就不錯，能干伶俐，白淨俊俏，只是人家肯不肯上咱家当媳妇？唉，可是，炕头灶边的活，还得咱們乡下的大姑娘。她們城里人只会上班办公。我早就說要回鄉下去，一来看看你們父亲和你們二哥他們，二来順便去看看那小兰出門了沒有；她师范也念不成，想必她媽肯把小兰給我們家小五子。”

一提到父亲，少祥可真惦念他。李大爷是个連話都不愛多說的庄稼人，在地方上入了党，做过村支部書記。有一回敌人攻进村里来，他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来不及走避，給敌人抓